靖康要錄（五）

西夏事略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靖康要錄

(五)

撰人不詳

靖康要錄卷第十五

靖康二年

正月一日上朝見賀太上皇帝於延福宮百官僧道等詣南城賀二帥傳令謝之金皇所括數未足屢使數馳使譙責二尹於是遣何栗見二帥商量元數今城中悉公私所有不及百一辭旨懇到 詆之賊遣使十一人入賀聖旨差禮部侍郎譚世勣持國書至軍前不納

二日金人趨迎康王甚急差中書舍人張澂行學士院草詔書虜再三易之而遣

開封尹徐秉哲言根括金銀少尹押到高伸家女使劉梅壽等來稱高伸兩次差人押金銀往兄高傑家收藏遂差人勾幹當人劉均出頭高伸卻與高傑倚勢親來本府庭下緣高傑係金吾衞大將軍高伸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數計今來倚恃官高護幹當人不令出頭難以集事奉聖旨高伸高傑輒至公庭有虧士體伸落職傑降充左衞率府率

三日元帥皇弟康王次東平府

四日虜退換金銀數車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自是御路輦置金銀出南薰門不可數計

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聞傳曰羽翮不修不致千里闈內不理無以整外此言治遠自近始也今國破主辱宗社僅存必欲振已顛之緒成再造之邦臣願陛下治自近始而近者莫若宦官昔歐陽修著論切而當

皆漢唐已驗之跡。誠可謂後世鑒戒。惟我祖宗監漢唐之所以亡。而防微杜漸。其制尤備。城狐社鼠。不得肆其奸。自崇寧以來。祖宗之制。墜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閹寺。因循積靡。以成今日之禍。臣請爲陛下言其本末。始蔡京當國。圖爲根深不拔之計。復萌移鼎不臣之心。遂結宦寺爲肘腋。假以崚秩。付以事權。於是羣小蝟毛而奮膺節鉞之重位。師傅之崇者。比比皆是。童貫握兵柄於外。以壞軍政。梁師成執國政於內。以壞朝政。李彥掊克以害民。楊戩營繕以傷財。此則內侍之渠魁者。其他營求聲色。叛造游宴。更新侈靡。市花木禽獸。以熒惑人主之心術者。如王仍、張見道、鄧文誥之徒。不可悉舉。賞罰生殺。自出其口。所喜則致之青雲。所怒則擠之陷穽。差除舉措。悉由中出。宰相充位。奉行文書。至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凡駔儈小流。奴隸庸材。皆引以爲公卿侍從牧守使者。故政和宣和所除宰執。盡出其門。當時大臣與梁師成書。顯稱門生。略無羞愧。士夫相習成風。皆以附麗內侍爲榮。自大臣以至州縣小吏。故皆汲汲貪狗財利。以爲致身之資。禮義廉恥。蕩然不復張矣。是以今日人才極乏。風俗極弊。生靈極弱。而夷狄憑陵。莫之能禦。職此之由也。陛下平和勤儉。躬行敦樸。苑囿宮室。聲色狗馬。無所嗜好。此聖性卓然。自有遠小人之資。雖有仇士良數十輩。豈能爲訓導後進以可悅聖心。但陛下仁恕有餘。而罪或縱釋。隆寬廣問。而言或聽從。故使贊御尚循故態。臣何以言之。蓋臣嘗論李彀奏狀至詳。謂彀不可提舉京城所。其詞痛切。不蒙施行。臣又嘗論彀於京城所拘占店宅物業。沮上皇罪己之詔。乞賜廢斥。不蒙施行。又嘗論內侍領外局。非祖宗之制。乞行罷廢。不蒙施行。又嘗論譚稹招制義軍。爲患河東。責

降昭州。極爲輕典。乞籍沒其資產田宅。不蒙施行。其餘臺諫臣僚論內侍者多矣。亦不聞誅一有罪者。臣所謂罪或縱釋者此也。方都城圍閉。諸將守禦。賞以勸功。豈宜輕舉。今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明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延慶昔有邱山之罪。今無尺寸之功。不知何以得此恩數。但延慶善結內侍。人人喜爲稱譽。故旬日之間。兩宣府制賞及妄功。人心不服。將士孰不解體。劉光國恃有內援。凶悖尤甚。殿將作監丞江徽臣與臺屬論列。其言不行。劉昌國閹閣鼠竊之人耳。遽命以官。卽通朝籍。參謀守禦。與士大夫同列。內侍所薦也。乘城者或遷秩。或錫帶。皆內侍所好者。或責官。或罷職。皆內侍所惡者。城上今日行某事。明日罷之。明日又行某事。皆出於內侍建明。其事無益。有同兒戲。人莫不笑之。孫傅以樞臣總領守禦。每爲掣肘。不得伸縮。他人爲所凌轢。固可知矣。臺屬有告臣者曰。城上見一中貴姓羅者。厲聲飭士卒曰。見他官員。不得唱喏。亦不得起身。凶焰赫然。摧壓士類。豈不沮忠臣義士之氣乎。又有一中貴人。據敵樓設臥具。甚華麗。豈與士卒同甘苦者乎。臣於始城守時。見都人喧鬧。欲毆此輩。孫嘗內奏。乞不差內侍上城。面奉從臣所奏。已而城上內侍旁午。皆因其所請而使之往。臣所謂言或聽信者皆此也。大抵小人言無忠誠。不可信。其間又有稍知書者。假書史以文奸言。此尤爲害。且如唐恪、耿昌天下皆以爲小人。陛下亦用之者。恪、昌能傅會內侍使之延譽耳。故陛下用之不疑。臣竊意陛下遭今變亂。必自悔悟。不容顧此曹矣。臣近蒙聖旨往開封府檢察受納金銀。見陛下親筆付王時雍。內侍某人受納。內侍某人免勾。此事既付有司。何煩宸翰如此。當此擾攘中。又聞內侍又爲王知章求差遣者。是以知陛下眷顧此曹未

衰也。都城每有變。必先殿內侍人情所惡可知矣。豈宜曲加恩意。使生頭角。陛下身居九重。日見大臣而已。臺諫數對論事。則陛下見士大夫至少。而金璫右貂終日羣侍左右。萬一用其言於差除及號令政事。爲害不細。臣願陛下所以處今內侍。宜法唐太宗不任以事。惟責以守禦掃除之職。仍復祖宗法。官至內殿崇班。卽轉出。凡奏乞事件。並申中書樞密院。不得專達。則今日致亂之源。庶可消革而再造之邦。庶幾有成矣。取進止。

是日榜云。奉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者盡取。卽偏私。勿錯認朕意。乃善付徐秉哲。又置歷於御史臺。自宰執以下所納數日抄上。

七日。先雨後雪。天氣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立足。先是正月一日。金人同撫使賫詔至南京。取金帛。南京疑不與。復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審其故。是日勅應天府官金銀疋帛當場立應副。一疋一兩。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及官吏民庶之家。盡數供納。以謝恩德。由是南京與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疋。

是日有榜敘陳何粟見二帥欲金銀迫切之語。門下退回不堪金銀。得旨。令戶部長貳別行鎔鎖。遣司馬樸、李若水往使理會金銀。何粟亦繼往。又榜以府庫土庶納到未及所須十分之一。仰開封府督責送納。既存性命。財物何惜。仰御史臺覺察催促。不得稽緩。是晚大雪。金人焚城南備城庫。

八日。雪凍甚。人馬不可行。至晚乃霽。何桌、李若水等往來議金銀數目。若水徹曰。若陛下往見二帥。必可減。

九日。李若水兼開封府尹。金人索上元燈。城市內觀應副。是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出議和。加金主徽號。賊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奏云。陛下不必親出。姑爲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意亦不欲出郊。而何桌獨以謂必須親出。上信之。桌因歸都堂自草勅曰。孫傅可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金軍時。桌自謂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笑之。遂出手詔云。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多出文榜曉諭。何桌請太僕少傅、禮部太常官集議。及取太僕金玉鞍轡等云。或云。是日有使來要駕。託以面議金銀事。而上之出。以議徽號爲辭。是日上朝太上皇帝於延福宮。太上皇后偕至。置酒良歡。然不及次日出郊之意。

十日黎明。車駕由南薰門出。侍從以下。或不及知。金人兵皆成列以迓。同知樞密院孫傅、戶部尚書梅執禮守內。虜人來取穿珠碾玉等工。差帶御器械王球押金人所減禁衞七百三十四人入城。是晚。御帶王孝竭自城外來傳聖旨。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爲諸酋未集。議事未畢。來日入城。各宜知悉。帝再幸賊營。中外莫不寒心。虜館帝於青城齋宮之西廡曲室中三間。是夜衾枕不宿戒。席土牀而寢。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自卽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然累下哀痛之詔。諒闇等共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尙爾稽遲。使吾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議和。欲使朕

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實未斂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王室。見今愈守京城。終不退歸。然上禱皇天。天未之震怒。下告人民。人未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於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蕃夷。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誠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爲號。保守土疆。使予中國不失於番夷。天下平安。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苦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是月二十日。敦武郎符彬賫至大名府北道總管司有旨。符彬與閤門宣贊舍人以行。

御批令王若沖、邵章成衛護皇太子赴宣德門議事。仍日後傳令旨祇應。關禮部火急施行。

十一日。上在青城。虜滅儀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之。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令先歸。以欲上虜徽號爲言。於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㮚、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吳玠、莫儔、直學士院孫覿、禮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寺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別室。與上西廡相對。朝夕起居如儀。而李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朴留斡離不軍中。上通謁二酋不見。禮數迥異於前。上不勝憂憤。樞密院榜正月十日御批大金只是理會金銀事。具以實告二元帥。爲官軍未集。來日議定必歸。告諭軍民。常切安靜。都人知緣金帛又留聖駕。爭先輸納。有福田院貧民納金二兩。銀七十餘兩。人心可知。惟豪貴家不肯盡出。差官吏大搜廛里。苛急。人不能堪。至有囚執婦女。發掘房闈者。內侍寺觀倡優旅邸。

根刷殆遍。親王公主宅所有取上皇旨悉數輸納有司。景靈宮內庭駕前器具。無一存者。又令御史臺置籍。自宰執以下。具見納與未納數。每坊巷命里長鳩集。仍許奴婢告。以軍法從事。斬數人梟首朱雀門以徇。日輸金帛如市。都人憂恐。莫不垂泣。虜撤城上皮籬。巴調寺觀輸上元燈。促令曉示甚急。

十二日。開封尹榜仰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應有金銀表段之數。火急輸數送納。又榜。奉御筆。大金甚怪金帛微少。雖再三懇告。尙以京城繁廣。數目豈止如此。可諭權貴豪富戚里士庶。凡有金帛之家。體認朕意。輸數供納。以報大金再造之恩。仰便宜從事。須管近日了當。

十三日。尙書省榜。奉御筆。累見大金高尙書傳二元帥台令。爲金銀表段數少。且拘留在此。俟見數足。方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據所有。明批主曆限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惜隱匿。卻因搜檢告發。覺。便行軍令。於是添差從官以下至郎曹二十四員。再根括四壁。東北壁呂好問、程振、李熙靖、西南壁陳知質、邵溥、安扶、韋壽隆。每壁復差官四員管勾。東壁虞喜、葉宗諤、吳懋、曹若思。北壁郝思純、張卿材、胡寅、趙暘。西壁劉觀、黃哲、康執禮、王朋約。南壁劉嶠、路廓、丁彬、師驥、吳懋差接伴使人以楊邁代之。又令御史臺管勾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管僧道伎術官放出宮人。開封府管戚里醫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管公吏曾經祇應倡優及兩軍祇應人小大園子曾在行幸局祇應人入內內侍省內侍楊戩、曹蒙等下勾當使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同管宗室三衙管曾經遭遇軍官及兵級。內東門司管妃嬪和龍德宮入內黃院子衞士幕士。時有自軍前告首內侍癐金者數人。奉萬餘兩。由是內侍悉令出金銀五千兩。廣賞告人。給其絹

五十疋。金三錠。又傳聖旨。今後士庶之家。並不得以金銀爲器皿。應新城門並不得將帶出入。許人告。依有私禁物法。候開門遍行天下。

是日午。王宗沔同番使入門。且語且泣。都人驚疑。紛紛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擾。莫知所爲。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樞密院編修官胡珵裁書上二元帥。其略言優禮我寡君。則康王懷恩恤惠我都城。則河北慕義。凡千餘言。太學生余覺民裁書引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欲與諸生扣虜壁。彈壓官恐生變。固止之。是日金帛之往。肩摩轂擊於道。卿監省官以下於南薰門交割。虜遣大酋皇族郎君領其事。郎君者。虜主族兄尤凶悍無禮。日布巨梃於前。凌辱官吏。大理少卿尉遲紹先。可直王忠臣。少違其指。拽坐庭下。使唾其口。意未愜。復披其頰數十。以建茗腦麝等物遺之。乃免。一日倨坐譙門。呼官吏俯伏於道。左右傳郎君指揮。實不曉一語。第問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殺。官吏重足事之。且受辱。人人求死無所。號泣於次。冀感動之。虜益不顧。自帝蒙塵以來。雨雪不止。物價踊貴。米斗一千三百。麥斗一千。驢肉觔千五百。歲前羊肉觔四千。猪肉觔三千。至是不復有矣。小民於池中取水藻。五味苯之以賣。城中猫犬幾盡。游手凍餒死者十五六。遺黎所在枕藉。　西京留守張有極表賀講和。虜遣兵百人衛司馬溫公墳。

十四日。軍前試燈。許都人登城以觀。有王文昌者。致書於都人。責以爲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出金帛。盡納於官。歷數貴戚官吏士庶之罪。詔曰。二帥約赴打毬會。候晴卽歸。百官不復入局。日至御路候駕。父

老以數十萬計。各灶香羅拜南薰門裏。至有然臂煉頂割心者。自城破。諸門皆爲虜守。雖金帛亦於門首交納。細民各分井巷自相糾率。雖釵釧銖兩以上。並行助國。以竿揭於通衢。府前填委不容置。足太學生徐揆、汪若海等上書乞還聖駕。不報。妃后親王百官下及高資大賈胥吏之屬。於閭閈井肆迎僧道繼日夜以禱。諸倉出糶米。凡頓官米所在。並官吏給賣。然終不能及衆。雪後即雨。虜索燈二萬碗。昔時景龍門以珠子爲飾。及駕前禁廷寺觀民間之奇巧者。悉以與之。

十五日。留守司榜催督根括金銀。樞密院榜傳聖旨。軍中供帳御膳炭火什物不闕。迎待禮數優異。宰執侍從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量未定。仰挨速催促。務要數多。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無他事。會王宗沔入城有喜色。人心稍舒。尚書吏部榜行下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詣南薰門。往大金軍前請車駕還。內小使校尉亦往。是日籍梁師成家。有旨支百官俸。雪復作。

十六日。開封府榜聖旨。高尚書傳元帥台令。根括金銀盡絕訖具狀申。當遣金人入城搜檢。仰此意不可悞事。是榜出。都人益惶惑。閭巷細民各持器杖。欲以死決。薄晚復收其榜。民心稍安。金人焚新宋門裏紳衙營。

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

十八日。霧氣未收。陰靄異常。至三更大風雨。水幾二尺。開封府榜傳到聖旨。爲天陰打毬未得。所以車駕未回。然人揣虜情不在金帛矣。或疑虜往河北南京皆失利。故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

是日。輦景靈宮供具納軍前。退太祖皇帝殿什物回。令張設如初。

十九日。令權位納金銀。開封府申根括到金十六萬兩。銀二百萬兩。聞二帥有喜色。

是日。開寺觀放人祈晴。早晴。夜復微雨。時開封府以城中金銀盡具數結。遂申軍前。上極喜。但莫知虜意如何。又云金凡十三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表段一百萬疋。

二十日。雨至暮方止。有唱率作鬧者。斬數十人以徇。中使自虜前來。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以陰雨打毬未得回軍中鼓復作。

二十四日。陰霧。晡日申時。人皆云虜回。至晚無耗。入夜雪作。令四壁置場買銀。以鈃銷秤盤折耗。比元數少五十萬兩。欲足之也。先是令開封尹徐秉哲須索萬端。必賜手詔諭之。其一曰。朕睡於土榻之上。凡二十餘日矣。不敢辭勞。凡有所須。卿等具於竭力應副。發運司向子諲奏。已得宣諭詔。六路平安。

二十五日。雪數尺。死者甚衆。取玉册車輅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

二十六日傳旨。細民雪寒不易。仰蔡傅多方措置存恤。

是日。賊使祈晴于相國寺。尚書省榜。右僕射何㮚傳到文字。稱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曉諭詔書。朕出郊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雪連日。薪糧缺乏。家家窮苦痛在朕心。已令減價出賣柴米。庶幾少濟。仍不須羣聚候駕。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自上再出。都人日日接駕。自內前直抵南薰門。不知數。至有然火於臂。自燒其指。或望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於

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柴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錢起祝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絕、帝在虜營中凡數日、竟不見二帥、欲有所須、脅帝傳旨取之、虜須南郊法駕、大駕之屬、五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皇太子諸王以下至百官車輅、儀仗、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大樂、軒架、樂舞、樂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祭器、明堂布政、閏月體式、八寶、九鼎、元圭、鎮圭、大器合臺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闕圖、四京圖、大宋百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應宋人文集、陰陽醫卜之書、諸科醫二百七十人、教坊樂工四百人、金玉雜役諸工、如消碾、染、刷、織、綉、棋、畫、針、線、木、漆、帽、帶、皮、鉄之類、課命人卜祝司、天臺官、六尚局、搭材修內司、廣備廣固、諸軍曹司、並許以家屬行、又取內人街巷弟子女童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童貫、蔡京家祇應、凡千餘人、選端麗者、府尹悉捕諸倡於教坊中、以俟採擇、里巷爲之一空、上皇所出內人、雖已嫁者、亦經取以往、告報下、如鵝鴨趨湯火、開封府下捉事小火下搜捉、免一人至千緡、或願入小火下之家充其婢妾者、至府則皆蓬首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覬得免、而尹徐秉哲自置釵粉、冠插鮮花、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歔欷隕涕、此皆內侍鄧珪之謀也、初珪爲承宣使傳宣河北爲虜所得、降之、用事虜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家屬及官吏士人內侍僧道、鹵簿卜千餘人、并珍寶雜物諸色藥材、皆以萬數、內帑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間有用之物、公私儲蓄、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盡取以往、嘗須冠子一萬餘頂、他皆稱是、先差兵部尚書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專一承受

軍前取索文字。正月內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幷表段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敢隱庇。同受軍法。後至二月五日奉旨。昨根括金帛應副大金。已具了絕事狀。卻有取過軍前內官藍忻、盛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經元帥投狀。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乞取前來。遂至元帥怒怪。要再行根括。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板。校書郎劉才邵、溥、宿國子監主簿萼將、博士熊彥詩、上官悟等五人押監書印板幷館中圖籍送納。並留營中。劉韐折彥質以下數人。皆取以往。

二十七日。軍前收內侍五十人。晚退三十六人回。止要被上皇任用者。又索象齒三千株。犀角、香藥、傾盡府庫所有。新宋門至曹門火。自旦至午。金人降香赴大相國寺祈晴。留守司榜。今來兩國通和。各敦信誓。皇帝議事漸已了。當旦夕車駕入城。務要軍民着業安靜。不得妄生事端。先是太學生徐揆往軍前說二酋。請車駕還。被留不遣。繼衆學生劉名欲詣軍前。以門首阻遏不得。前遂以書申留守司乞遞達。有御筆自軍前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耶。帝在齋宮。二酋既不許見。日遣蕭慶等須索城中物。或排食獻帝。皆房饌也。帝未嘗視。分賜羣臣。夜擊柝環帝居。或遣小胡數人直入臥內巡覷。

前資政殿學士北壁守禦劉韐卒。字仲偃。建州崇安人。元祐末第進士。至崇寧間。累從辟陝西經略司轉運司屬官。後從童貫爲陝西提舉平貨司事。專餉海外。除直秘閣領轉運司事。復行解鹽。除秘閣修撰爲制置使。六路大舉。劉法戰歿。命韐權鄜延帥。出奇兵解震武之圍。後密疏請與戎和。邊事遂息。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宣和元年也。繼除越州牧。賊方臘起。陷餘杭。韐守禦有備。賊不敢近。以功拜述古

殿直學士。四年。詔入覲。次國門。有旨徑詣河北河東宣撫使充參謀官。頗嘗論列燕薊不可得狀。請二大帥班師。既而郭藥師以涿州來降。朝廷促進兵。翰執前議。朝廷知其意異。至眞定。金人以燕歸於我。翰乞宮祠。詔赴闕。會郭藥師入朝。翰奏其反覆。乞賜第厚廩以留之。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康殿學士。言者論其過闕日私見執政臺省。落職宮祠。未幾復職。知荊南府。改建州。河北盜起。以爲眞定帥。單騎入城。招賊首奏以官。餘縱歸田里。一路遂平。金人入寇抵城下。知其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向。既而引兵圍城。翰以强弩射之。虜知不可脅。遂退。虜之來也。諸郡皆上門。多至百餘日。民坐困。翰獨縱民樵汲。啓閉如平時。父老感恩。爲置生祠。靖康元年四月。拜資政殿學士。虜圍太原。朝廷遣關陝兵付姚古、种師中往援。兩軍敗績。上急於解太原之圍。拜翰爲河北路制置使。復拜宣撫副使。翰至遼州。搜集种師中潰兵。得數千人。調募河北僅得四萬人。約解潛折可求俱進。會潛未出關。爲虜所襲。諸屯皆潰。而翰一軍獨全。有詔令歸援河朔。師至信德。而眞定已陷。拜爲宣撫使。命移軍洺州。繼召入覲。對便殿。時虜已渡河矣。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又除都大提舉賊攻東壁。以死抗之。旋報罷。宰相以翰嘗極言不可輕戰。降旨謂翰沮國搖民。落職降五官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城陷。衆遁。翰奔赴禁中。以衞乘輿。虜既僞相。且索翰出。虜雅知眞定之政。時虜樞密院使韓政年高。粘罕欲以翰代之。翰辭曰。偸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遂館於樞密院。屢欲用之。終不肯受。虜亦未之迫也。上再出郊。正月二十六日。虜因遣韓政謂曰。帝不復歸矣。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命。尙何望乎。翰僞謝。覬少須之。是

夕自書家信於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此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死也付指揮使陳灌劉玠使乘間入城歸報諸子因閤戶以衣條自經而死虜酋大怒尸之於途曰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灌等藉其尸瘞之蔬圃因逃入城中胡馬既去子子羽同灌等出城棺斂時幾百日顏色如生觀者異焉卒年六十一今天子卽位詔曰劉韐能死節不爲敵用追復舊官職贈特進大學士

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送開封府禁止居民不得爐頭打造鉄器竊恐引惹生事　軍前來選取蔡京、王黼、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又取皇后冠御馬裝具

二十九日般出鄭太宰宅上皇所賜錢五十萬貫買金銀都城自閉後官糶米凡二十八場猪肉一斤二貫五百驢肉二千二百而人肉一斤八百五十

詔差董逌權司業監起書籍又差兵士八千人運軍前所取諸物候般發盡絕車駕還內又來取內臣露臺倡諸局待詔手藝染織戶人

三十日般擎大禮儀仗大晟府等物盡赴軍前

二月一日金人來取應修內司幷東西八作司文思院後苑作工匠唱探營人教坊樂工取三十六州守臣家屬譚世勣同金人入城觀九鼎

皇太子令添置糶米場濟民自駕出郊以後百物踊貴饑餓困乏剽掠死人割尸以啖

二日壞司天臺渾儀輸軍前庫圖明堂九鼎觀之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國子書版　金人來取絲綿凡數萬斤送之軍前　前遣往軍前官如席金陳暎滕茂實輩皆來取家屬去聞已有用事者又取太清樓書皆黃帕牙籤載以太平車凡百餘皆遣監官交納於蕃寨

三日金人來取樂工醫人稍有名者皆不得脫

邵溥同金人入城觀合臺星象　取州縣職員數

是日樂工醫官等家屬出城虜取囊篋視之有金帛未輸者大怒仍復大索是日御街盡建迎聖道場

四日金人有文字來以士民輻至城下閙行期軍前出賣收捕每名金萬兩令開封府出榜曉諭

般藏經道經等書板

五日聞軍前已擊毬車駕有還期都人大悅因教坊人員孟子書周禮義內侍藍忻醫官周道隆等於軍前陳狀稱每人各有窖埋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稱已盡數發絕因何尚有藏匿遂差人賫鋤入城斷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金銀於是開封府復行根括立告者之賞三分之一三日陳首京城大恐至未時傳言駕回接者不知幾數萬皆不能行至晚云來日入城

六日百司官吏都人盡往南薰門接駕至未時番人掘斷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御帶王孝竭入京撫諭都人逐日候駕雖風霜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頃之有榜傳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上皇來日往軍前懇告元帥乞駕早還至晚金人遣內翰吳幵莫儔持廢帝僞書入城孫傅等

數人讀之號絕欲死其文曰元帥府迄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奉回降聖旨劄子先皇帝有大造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愆變盟渝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師摧破方申待罪之禮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爲我有理宜混一然所舉止在弔民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以王茲土其汴京人民許隨主遷居者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官洎京僚一面共請上皇幷以下后妃兒女及諸親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舊軍人百姓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貴道德隆茂有大勳業耆舊素爲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乏衆善有一於此亦合薦舉當依所奉聖旨備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候得姓名隨册建號所都之地臨時共議天會五年二月日右金吾衞大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你移賫勃極烈左副元帥押諳扳勃極烈都元帥在闕又帶到皇帝御筆今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俟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合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於萬姓爲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賫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爲曉悉請上皇以下出京諸事並從元帥指揮方是長計是夜三更孫傅遣皇城司官王汝弼入延福宮奏請太上皇帝次日出城

先是初五日之擊毬也上自青城齋宮乘馬至打毬會二虜帥令悉屏從衞止以何奧、馮澥、曹輔、郭仲荀

從。分庭設兩位。上東面西鄉。粘罕西面東鄉。執禮甚恭。每上語。起身側聽。答畢復坐。而斡離不綉衣打毬。毬馳擊于堦下。酒七行畢。上離席白欲入城。粘罕者頗不懌。既退。斡離不送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馬上忽胡語。莫能曉。虜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憫然。上尤憂怛。然見其禮數勤腆。不以爲意也。遂復以歸意懇之。乃云。相國來日尚欲相見。已而果有使來道相國語。問所以歸之意。答以安撫百姓。及催促應副軍前。別無他意。衆謂歸期決矣。咸有喜色。初赴宴也。上聞羣臣通豫。悵然不怡。何桌聞馬上有天命之語。始憂甚。問吳幵等曰。策將安出。至初六日拂旦。使來召上。趨駕扈從官猶整服而進。謂果得還也。才出門。忽有撒黃屋者。衆方驚愕。洎至野外。則已望北方設一香案。隨駕官各于百步外排立。上獨前下馬。望香案兩拜跪。受金人讀詔訖。再拜。數金酋擁上乘馬而去。繼宣詔。引宰執從官跪聽。衆皆叩頭哀請。竟不從。每宰執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置諸寨中。既夜。乃以前詔書付吳幵、莫儔而入。

七日黎明。孫傅遣王汝弼、內侍李召周詣請太上皇帝出城者再。少頃。太上皇后亦至延福宮。相率以行。但未言軍前廢立。已時太上皇帝、太上皇后、鄆王以下三千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盡乘車由南薰門出。至午。燕王、越王出百姓至知其事。於內前擁留。開封尹問其故。不答。捕爲首者一人斬之。乃出。初上皇遲疑未欲出。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已而出榜曰。皇帝出郊。日久未回。太上皇親出懇告二帥。仰各知悉。初於賊中得僞書。即集從官以下議於秘書省。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傅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熟政未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遽蒙廢絀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詞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傅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萬分謹具書一下項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令起發赴軍前同申懇告之誠乞垂憐憫一嗣君自即位以來日修政德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謙呵蓋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重行竄責檢會上皇時昨爲大遼信誓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既即位民臣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絀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敷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由自効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仁存恤備至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服從由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恐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如前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霈威怒終始保全一汴京城內兩經檢括取索公私所有已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屏藩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號位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望

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令。天會五年二月日。第二狀。又傅等伏覩詔書。宜擇賢人立爲藩屏。許令士庶共議。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傅等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已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奸臣及國王年幼新立。爲大臣所悞。以至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察傅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遷避。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諸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爲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祚。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德。永有依賴。傅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是夜。人情震恐。不可言。巡警達旦不敢寐。已而得虜酋批云。樞密等甚忠義。於大金皇帝詔書有違。自後日集百官衆庶赴南薰門號哭以告。二酋恬然不恤。宮嬪戚里及民間行里中搜下金帛。不許帶往南薰門交割。衣服多者。無人般運。往往棄之。悉爲虜得。壞合臺天輪輸軍前。取綾錦文繡文思染院官吏。造明堂諸工。鑄九鼎人吏。以往軍前。再根括驢馬。

是日。兵部侍郎李若水卒。初上之再出郊也。意頗難之。若水不知虜人之詐。力勸上行。保其無它。洎出城。留數日無還意。若水見粘罕詰之。粘罕曰。所以留汝君者。金銀未如數耳。金銀朝足。車駕暮還矣。若水信之。請手詔督金銀甚急。以爲未足。則入城自趣之。出見粘罕曰。城中金銀無遺矣。粘罕曰。審無遺。能以狀廿軍令之誅乎。若水急於上歸。遂以狀如約。已而周道隆、孟子書請其家所寄金爲行資。虜遣人取之而

信。粘罕呼若水出其金示之曰。汝言金盡。此何物耶。若水憤帝見廢。知其必死。即嫚罵粘罕無信而貪虜怒。驅出青城擊殺之。別錄在後。

八日。孫傅等第三狀言。准元帥府再遣翰林學士承旨吳幵前來指揮。選立賢人事。傅等竊以本國日前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悞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罷。將相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則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若是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外方即便安帖。或大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為藩屏。傅等不勝痛切隕越皇懼之至。元帥府劄子。據樞密等狀申。已備悉。竊謂朝廷所以滅宋者。豈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聽朝命。為罪之極也。非天下改卜。豈有陸梁如此之甚也。皇上猶以寬度釋其罪負。別立賢人而已。真可謂伐罪弔民之大義矣。今聖諭叮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罷敗亡之餘。其他臣寮。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或運數既有其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敘。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檢會在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則與混一無異。實違所奉聖意。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委果

有可舉者否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桌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內外具難自舉仍諸官各敘名銜連署速具有官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是日百官聚令聽事既而入內至三更方出都人莫知其詳但益恐懼皆置兵刃自衛

是日燕王越王近上宗室曹張兩公主鴻臚少卿康執權元當可光祿少卿范寅敬少府少監蘇餘慶軍器少監徐天民將作少監馮時出赴軍前

是日御街毀折道場大金元帥榜東西朵樓別立賢人以王茲土都人慟哭

九日孫傅等復集議再三爲懇告之書付吳幵莫儔以出然迫於威勢亦不敢堅執也傅等第四狀准元帥府劄云右傅等竊詳國本趙氏仰荷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懇控告今來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與尙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然不至生事若不從懇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又第五狀傅等與百官具狀申大金元帥府外尙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統已屈服屈服而舍存亡繼絕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撫鎭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以擇立若必令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傅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況傅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

上爲祖宗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伏惟台慈特賜矜察
是日留守司榜率百官耆老於十日午時畢集南薰門同共懇告請車駕還
十日孫傅率百官父老畢集南薰門號哭數刻具懇云云今在南薰門拜泣竢命不勝哀懇痛切之至元帥府劄子吳承旨賫到文武百官樞密等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契勘朝廷所以滅者蓋趙氏罪深也況旨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難復聽從趙氏太祖孰與推戴自立尙可況遵依聖詔選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謂僧道軍民耆老既乞行府選擇行府於在京官僚未知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爲首勾管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僚軍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所稱在京爲首官員可以共議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卽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目今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卽不得過今日與發遣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毋得有違又牒以善利門下人員輒受文狀嚴加懲戒訖慮京人猶以投狀爲辭別致推注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傅等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行
是日百官軍民於南薰門泣告乞存立趙氏不得違至午後復有翰林學士吳幵入門曰此事不可也幵吳乘愈兮是日第六狀某等已累具狀乞元帥府推慈軫惜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大國就或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之義某

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既而幷儔等云。粘罕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舉兵入。孫傅語衆曰。上豪塵托孤於傅。豈忍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以之。衆偉其言。是日。取皇后皇太子其急。先是太上皇出。孫傅懇告。且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復來取。幷儔會百官侍從宿於禁中。乞致仕者四十餘人。十一日午後。皇后太子出門。車凡五兩。百官軍民奔隨號泣。拜於州橋之南。攀轅號慟。往往隕絕於地。至南薰門。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車中有一人大哭。擗踊於上。其他往往皆氣塞泪盡。無能哭者。時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百姓救我。虜酋在門下者迫行。不得已而出。初。大金詔至。留守司勾集侍從密問文字。並不令人知。懼因而生變。但日率軍民迎駕。哭於南薰門下者數十萬人。至是已發兩宮。不免揭示。遣范瓊等說諭。皆飲恨乘泣。莫知所言。孫傅隨太子至南薰門。欲出范瓊以死拒之。范瓊先以危言聾衛士。然後益兵擁皇太子。都人憤疾。宗室近屬。收取幾盡。徐秉哲嘗諭從事輩曰。失一人則罪在秉哲矣。於是復召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勉強應命。不然。一城生靈屠戮。於趙氏何益。既無善策。不若舉在軍前者一人。張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命。想二帥必有所屬。議遂定。幷儔復以議狀往云。准元帥府牒。限十一日須得共薦一人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勳德在民。或推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爲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僚如孫傅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駭下。迷惑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怒。方且俯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扃藩。必爲百姓忿疾。立至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來元帥之令備到。詔旨嚴切。舉國皇皇。非敢違拒。實以在內官

寮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于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茂爲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臣民敢不推戴其日早於宣德樓曉示錄白金人文字從官往往致仕莫能其具乃取班簿見在京官員名銜以報是日孫傅張叔夜不簽書唐恪書訖仰藥而死

十二日取六部人吏幷孫傅張叔夜出軍前

吳幵莫儔自軍前入城議事百官父老復號泣懇祈於南薰門晚幵儔以軍前文字來指揮請疾早勾集官吏軍民若並舉張邦昌者即便連署各於本衙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不過此月十三日申上使與册立入京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匿趙氏若別舉賢人者亦許不阻敢有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百官不限大小百官致仕在京宮觀僧道耆老軍班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狀申伏奉元帥府依軍令

十三日百官集議狀申伏奉元帥府台令應在京內官員各於本員親書其名者伏念孫傅等者屢具血誠乞立趙氏伏奉嚴令終未允從重念二聖既蒙大恩許令圍聚滿城生靈皆可全活孫傅等痛切惶懼不敢稽違今用元狀連粘在前各謹書名銜繳納伏望更賜詳酌是日以申狀曉示凡金酋詔及孫傅等狀皆垂於宣德門外是日百官赴秘書省士庶赴東朵樓軍民赴大晟府僧道赴西朵樓集議推戴張邦昌事內樞密孫傅張叔夜中丞秦檜堅願盡心趙氏不肯事張邦昌皆爲軍前幷其家屬取去以吏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初百官集秘書省莫知議何事凌晨有賣朝報者幷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云金

人許推擇趙氏賢者。其實奸僞之徒。假此以結百官使畢集也。緣是百官各趨赴。既集。卽秘書省門下環以兵。乃令連薦舉張邦昌。間有預知其議不赴議所者。孫傅又令范瓊以薦舉邦昌事說諭軍民等於內前。而軍民耆老僧道四顧無言。不過唯唯而退。獨太學諸生對以某等所見。殆不其然。瓊恐軍民視効。乃高聲折對者曰。當今爲忠不可。只可爲孝。遂令諸生歸國學。辭以當詣學前相見。時孫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晚百官飢。但見出白紙數十幅。令書職位姓名而退。秘其狀詞。不以示衆。薄暮。幷儔繳狀以出。

金人悉取索宗室近屬出軍前。取學官十人。明經學生三十人。

靖康要錄卷第十六

十四日金人來取內侍司天臺僧道秀才少傅監官吏及冠子帽子裁縫染作木工鉄工銀作陰陽伎術影戲傀儡小唱等幷其家屬什物自此直至二十日方絕悲哀之狀不可言

是日高尚書請王時雍議事於善利門夜三鼓幷儔賫到軍前牒已申册立張邦昌爲皇帝訖謀取册寶及一行册命禮數又有指揮再要金銀采緞數足乃止聞善利門議蓋爲此也上有親批爲軍前取物皆即供云金人來取鄭紳家屬司業董逌勸諭願往北方爲師者給馬一匹錢二十萬即日投狀者滿三十人

吏部侍郎李若水初名李若冰始金人至京師朝廷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二月賊衆北歸粘罕慮河東之師襲其後留攻太原是夏求出使者大臣以若水應詔入對上奇之遂抵河東與粘罕力言講和之利虜許之因遣王汭與偕來是時太原失守胡馬已南十一月粘罕至營於青城齋宮斡離不營於劉家寺兩軍幷力長圍遂合上數遣若水出使見粘罕且求成虜僞許之及城陷若水縋城出見賊稍以爽約責之賊既斂兵不下上出幸虜寨若水扈蹕既退堅定和議以若水爲吏部侍郎及駕再幸軍前復從行虜督所括馬及金帛婦女伎藝益急回鑾稍稽中外危恐二月六日果行廢立是時若水侍上側極力爭之且責之曰爾許我和屢矣天子爲生靈屈至尊親來計議既以詭詐苛留又輒敢悖逆如此何也若

水知意已定因抱上大慟且罵曰爾曹狗彘之不若也遠陋之夷敢廢中國聖明天子乎吾當以死爭之苟不從吾言則神人共怒臭胡安能長久俱爲萬段矣犖酋大怒因使之拽去以馬箠撾其口面流血反縛之置空舍中三日不與食若水罵不絕口已而遣其貴臣高慶裔來以好語諭曰公忠孝人也大金將寵用公不患不富貴何不少屈徒死何益也若水曰爾曹禽獸豈知臣子有忠義之節乎我大宋忠臣也聖主被辱恨不手殺汝輩以謝吾君而乃以富貴誘我我有死而已因極罵之虜知不可回也遂斃之棄於道周有憐之者因密瘞之其給使親見本末因逃歸城中具言之且知所瘞之所四月十二日胡馬去其父與諸弟出城得其尸已六浹旬而不壞如生焉五月今上登極於南京遂贈觀文殿學士官其子若弟凡七人

知樞密院事太子少傅留守孫傅字伯野上卽位傅累遷刑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靖康元年冬李會金人兩軍會城下樞密聶昌出使虜中以傅遷知院事方賊攻時傅親當矢石閱日未嘗少休城陷不守上將幸虜案命傅居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上以御寶付之傅用生綃爲囊繫之肘間親加撫循迨上歸城中帖然明年正月上再出又申前命且使兼太子太傅以保護東宮乘輿果不歸傅屢上書極陳利病數諭二酋請大駕還不報二月六日賊臣吳幵莫儔自賊中攜廢立檄書來中外震駭傅大慟久之曰吾惟知吾君仁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再立上明日賊大闢南薰門鉄騎極望闕門而陳且索太上皇帝后諸王妃公主傅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十兩使使人賂太子於民間別

以狀類太子貌幷宦者二人擊殺之幷賊囚之當死者數人以其首同死屍幷宦者尸送胡中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斬其爲亂者苟尙不已欲以一死當之自初七日至十二日無肯當之者傅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一男子吾太子太傅義當與太子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虜人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以祈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伺同太子出其子因來省傅叱之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心不可移也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國某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吏部尙書王時雍有頃皇后太子出南薰門求出見二酋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爲出耶傅曰主上出辱太子後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幸爲速白元帥胡人許爲稟之是夜留門下不動黎明虜人開門以粘罕命召之出自是後死生不可得而知也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靖康元年冬守鄧州時金人再舉陷太原、眞定始詔天下帥守各以兵入赴國難十一月賊至近畿諸道之師未有至者叔夜首以官軍及民兵萬六千人至都城之南營於戴樓門金人稍以兵薄城叔夜屢擊敗之上爲親幸南城登譙樓慰諭且除爲簽書樞密院自城上以毬文金帶賜之賊大集乃移師入門京師失守上再出郊虜使吳幵、莫儔連日入趣立異姓王時雍以下會議秘書皆請立張邦昌叔夜獨抗疏力言不宜廢趙氏有告以恐貽金人怒者叔夜不聽既而胡人索赴軍前遂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者上再出郊被留不歸城中震擾計無所出揆具書極陳以爲元帥欲計之善莫若親宋

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歸。中原自此必亂。則豪傑必出。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祈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薰門。使守門胡人達於粘罕。翌日虜使人召揆出。遂留之。

十五日。王時雍集百官作推戴表。軍器少監王紹草之。

是日。御史中丞秦檜乞立趙氏。虜怒。追詣軍前。

開封府榜益催金銀。人不聊生。悲戚愁難。皆欲自盡。又集從官議。各分定貴戚家。復行根括。如鄭紳、張衮內侍之類。皆平生貪黷之人。前日不無藏匿者。既到虜壁。遂自言所有。虜人復索。至於再三。虜取宗室宮內人僧道各四百人。在京獸醫粟麥數萬。牛騾車仗千乘。先是虜取宗室。雖疏遠者不免。其間亦有藏匿。但龍德、德蕃衍六宮。爲之一空。聞已有指揮。初六日。在城外官並隨舊君。城內官並事新主。幷儔又傳到金國書。請在京官員應有司事務依舊管勾。幷面奉元帥台令。軍前所須。並令在京官員早與應副。不得託疾在假。

十六日。戶部郎官李知幾在南薰門交納金帛。見虜中劉常侍云。兵已不下城。但立新君後。限三日逼遷都。居民盡出。意在搜取積聚。蕩毀城池而去。其說初甚峻。今方有商議矣。都人惶恐。遂少解。又催寶冊狀及儀物諸人家屬甚急。

是日。戶部散軍衣。軍前大怒。以爲擅支。報以有司年例乃止。

上有批字取應用物。末云。且煩應副。仍書名押字。見者掩泣。又上皇來取大小塊玉。幷後宮才人去。

十七日。取何栗、高俅幷隨上出在軍前人家屬。令內中庫藏金帛悉送軍前。已取宗正玉牒。又要二卿幷粳米二百石供上皇以下御膳。差官抄劄龍寧、寧德宮金銀二十餘萬兩。鄭紳家銀五千八百兩。二帝既出。兵民潛入宮禁及龍德宮盜物。而上皇之服御滿市。

十八日。元隨肅王趙太宰、路檟密、三節官吏入門。傳聞康王領兵在鄆州。分屯開德。以和議不進。軍前以前日擅支軍衣。盡取府庫絹四百餘萬。又要車牛千兩。開封府又榜催捉金銀。三日交納盡絕。如是遲延。致軍前勘問。必定搜掘。與鄰保一例行軍法。

取鼎陽鐘幷籠宮嬪幷皇族。盡出郊。

十九日。軍使來。令王徐二尹、梅戶書、王戶侍等跪聽令云。李若水初言銀可滿三百萬錠。何爲不逐坊巷令等第均科。三日不足。留守以下依法施行。諸人大恐。

二十日。有張邦昌使人入門云。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自燕山府南來。今年正月十五日到軍前。燕山府至京更無居人。皆金人寨京城外悉金人寨圍之。

御筆賜徐秉哲朕之宗廟二百年矣。爲閹官奸臣敗壞。朕父子兄弟枝葉。致無所歸。仰徐秉哲多出文榜。曉諭軍民。善事新主。指揮左藏庫支錢一千貫。買針線瓜蘆來。幷取衣物皂角。

虜使人徑入內廷。搜取珍寶器皿等。自五代祖宗以來所畜。幷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二十餘年所積珠玉。一旦取去。牛車擔負。襁屬不絕。國人嗟忿。不忍正視。招聘大學秀才六經各五人。以爲北方師資。國子

監給錢三百千。狂率之士。應者紛然。虜取孫傅、耿南仲、延禧家屬。虜使督金帛者旁午。四壁以從官臺官各一人提舉催捉。府中差官巡門提轄四壁。又添官十員。措置收買。仍令諸倉以米豆換易軍前所須。雖至太常祭器亦般取去。

二十一日。益催金帛。幷取牛車及打角匠。留守王時雍計會侍從職事官皇城司議遷都。初立四議。荊南、維揚、襄陽、金陵。李知幾乃再叩劉常侍以逼遷之意。云此事初實惡。今既立主。聽從其便。議遷乃好意。無可疑者。翌日聞議遷回說已定金陵。

二十二日。軍前指揮集議勸進。趙良翰自軍前來云。路允廸初至金人前賀。語以立新主事。且以太宰目之。冀其樂從。路叩頭祈請不已。二酋大怒。遽命監留追其人從等回。

二十三日申時。白虹二自東北向西南貫日。或云四更初白氣如虹。自南至北貫穿須臾。西南至東北。天明而隱。金人焚封邱、陳橋等門。令拜表請張邦昌三日內再納金七萬五千八百餘兩。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餘兩。裘段四萬八千四百疋。又遣使督提舉官以金帛遲延。堅欲勒赴軍前。嘗曰。京城總七百萬。除無力下戶。寧不出金銀一錠耶。明日虜使來勒留守、大尹、提舉官。共狀銀五日納足元數。戶部支米十萬石。置場博易。至是市中倉米石不下二十千。麵一升五百。騾肉斤三千。菠菜斤六百。他物稱是。棄赤子於地。無數餓莩所在如積。自帝蒙塵以來。京城無君。四十餘日。無監國三省者半月。家家毀器皿屋室充薪。日辦糠秕及敝衣。恐隨主遷徙。或謂當如眞定太原限日出門。蓋虜初破眞定。放人出遠。縱兵殺之。虜人

般連器物。自陽武九十里黃河內入北青州。徑趨大金二酋左右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麗。紫幘青袍。金束帶爲飾。他將亦不下百人。璧玉珍寶山積。求取無厭。內侍權貴向躡爵納賂者。盡歸於虜矣。

是日。元帥康王次濟州。

二十四日。皇帝令王宗沔持詔賜大尹云。某之宗廟。公等所悞。勉事新主。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般來以爲渡河之費。虜使來督金銀。李知幾見劉常侍云。昨緣根括不盡。三軍決欲入城。前三日陰晦。乃止議此事。而國相太子確然不允。事止遽晴。亦城中之福。然無以爲慰。恐須作一場惡公事。當且應副之也。

二十五日。大風埃不可行。虜使趙少監傳指揮。請八人提舉官赴南薰門受約束。人皆重其行。相謂曰。吾儕倘出門。必留營不返矣。或曰。受朝廷文字催捉纔三日。今三日而所納之數比前一月反倍之。復何罪可留。正猶豫間。虜人遣蕭將軍促之。不得已遂行。既至門。監軍金牙郎君者。踞坐呵責。不容辨。戶部尚書梅執禮、戶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震、給事中安扶皆擊死。仍斬之。棄其尸於門下。令其家以金銀贖。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姚舜明、王俁各杖百幾死。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既而宦者復語賊帥曰。試許士庶以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既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驚駭。不知所爲。留守司遣官百員。分定街巷。不問貧富。徧加根檢。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微亦取。前兩府尚書大尹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表段三十疋。下至寄居致仕選人校尉各以差輸納。科配官絡繹廛市。既定數目。日下輸納。稍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不聊生矣。虜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內臣恨

取去工技等怨所遣官吏既至虜壁乃紿言城中金帛取未及一二分官吏隱蔽不肯用心虜必欲元數督責日急戶部當場收買金每兩三十千銀二千七百又以象玉珠犀腦麝沈檀之屬准折金帛之數

二十六日開封府申軍前乞取四屍許之

二十七日都人盡赴開封府認納金銀分四壁受納擁并不給又盡要城中草是日百官復會議

二十八日保康門裏火沿燒延寧宮頃刻而盡時元祐皇后居宮中急就天漢橋南過仙店門垂簾幕以避移居觀音院回私第是夜白氣貫斗大風寒

二十九日虜僞傳皇太子立以張邦昌監國蕭慶知樞密院孫傅太宰吳幵左丞莫儔右丞都人大悅虜遣使入普淨寺取朱勔家書畫取油衣庫什物廢太醫局並生藥玳瑁等送軍前

三十日放內侍三人入城虜使趙少監郭藥師來以珍寶賂之大悅提舉官既被害復以四人少尹主其事懇以犀象珠玉充折是日幵儔來報張邦昌來日先入城以觀人情仍令幵儔語城內人萬一有疎虞即一城爲血更不他擇矣於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三月一日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迎張太宰以申時入城百官班迎對拜於道城外以鉄騎裹送及門而返交割與范瓊不管別有疏虞即入慰於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省令廳虜使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作十五員管掌事務幷使臣十五員祇應三衙亦同宿守是日虜令勸進集議於尚書省傳聞邦昌臥病不食四日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掇送與邦昌雖督責而歸焉可免禍

二日。差給事中韋壽隆、中書舍人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兵部尚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軍器監王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逌、戶部員外郎李健、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部員外郎魯愷、光祿少卿黃唐傳、著作郎顏博文、並充事務官。虜有文字來。限三日立張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尚書勸進。邦昌不從。是夜大雨至曉方止。

三日。虜使來趣勸進。取推戴狀。告報官員僧道百姓軍人耆老等。盡赴令廳立班。推戴邦昌。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軍前。言京城日久無主。伏望早賜備禮施行。虜遣幷儔傳旨。仰初七日行册命之禮。王時雍以軍前劄子所須金銀。並要依元約數目等第均科。遂復分下百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兩。表段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疋。出榜曉示。諭下戶金不減百。銀不減十。表段亦百餘。細民但發笑。不復憂曰。金人以立主事。恐民不服。欲以此脅之耳。已而果然。

四日。或傳邦昌欲以刀繩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塗炭一城耶。乃止。

五日。曹少監傳令請均科官相見於朱雀門。以所約數少戒諭之。械不納人戶數百人於開封府。

六日。東上閤門榜告報文。選人武臣承信郎以上幷致仕。尋醫侍養官於受册日。須管盡數要到。如有違。必重作施行。禮部、御史臺、太常寺與閤門議定到册命與禮儀注。赴文德殿立班。

是日早。有內親事官殿班數百人。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焚所居。謀起義於金水門外。統制官贊舍人

吳革爲之首。范瓊詐與之同謀。悉令棄兵。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幷其子皆棄市。又生禽十餘人斬之。即以狀申軍前。新城內人不知。忽見舊城門皆閉。皆謂金人來屠城。號哭之聲大震。或云。革陰結忠義二十萬。謀入軍前奪駕。布置甚備。又有宗室中大夫子昉、武臣高士謨亦聚兵數千。無成而敗。至是與革合會。是日散員營火。百姓乘勢刼其私財。頗衆。衞士拒之。因亂相殺。左言、范瓊因此斬革首。後錄斬吳革功。以范瓊爲正任觀察使殿帥。左言遷兩官云。又云。靖康元年正月。女眞犯闕。革以所部解圍。八月。虜陷太原府。朝廷遣革奉使女眞軍中。持國書見粘罕。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虜帥愧服。爲追回攻威勝軍等處軍馬。授書以歸。十月召赴闕。得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地害利。革對以北人有吞箭之誓。人寇必矣。乞措置邊備。起陝西兵馬爲京城援。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陝西勾兵。閏十一月二日出城。虜騎已至。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上巡幸南壁。革面奏乞量差兵馬奪路赴陝西。叔夜固留革充統制官。革累乞出城外下寨。使虜騎不敢近城。且通東南道路。又密具奏乞選日諸門幷出兵。分布期會。爲正兵。爲牽制。爲衝突。爲尾襲。爲應援。可一戰而勝。上以衆言先入。竟不出兵。賊攻宣化門塡道渡濠。革竊往相視。白南壁守禦官開安上門所堰濠水三尺。及盡洩蔡河閘水夜浸之。不從。及塡道將合。始省前議。水已冰矣。二十五日。賊登城。革率使臣親兵赴南薰門東策應。手射死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皆散去。革獨死拒於安上門東。使賊不能西。二年正月。上再出青城。革建言駕出必墮虜計。宰相何棠不聽。又請於樞密孫傅、張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計安出。革著論者三。一車駕還內。二虜人歸國。

三革死。遂留革劄子繳奏。言革有兩朝萬一乂安之策。願至軍前口陳。不報。二月八日。上皇妃后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革入內白留守孫傅。言上皇已出。乞力留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革頓首言。二帝出郊。駕未必回。願陛下堅避。以固國本。孫傅曰。何辭以拒之。革曰。有內臣貌類太子。虜或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諷百姓邀留。不可。則墮之車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賑救飢乏爲名。招忠義勇知之士。結爲隊伍。太子微服軍中。潰圍南去。十一日。太子竟出。革乃於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時今上爲兵馬大元帥。懷蠟彈由間道告急於濟州。及約在外將擁兵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寨。圖還二帝。久之。復遷居同文館。其後附者益衆。使臣効用數千人。勇士數萬人。兩河驍捍之士。既而孫傅、張叔夜皆赴軍前。虜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議欲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突出十八門。列爲二壘。與劉家寺及青城賊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勒既定。須期以發。三月六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至革寢曰。邦昌以七日受冊。請起事。革以衆不可奪。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金水河。四面皆范瓊、左言兵。瓊遣人紿革入帳下議事。遂害之。使臣數隊百餘人。幷戮河上。革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詆罵。其忠義之言。凜然可畏。革字儀夫。國初功臣吳廷祚七世孫。性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泣下。

七日早。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會於尚書省令廳。巳時告報軍前奉冊寶入門。邦昌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爲昏憒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

人持御衣紅繖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册寶册文略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等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卻乘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請閤門傳指揮云勿拜時雍等復奏傳旨揮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又傳指揮勿拜又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張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拜初一日邦昌初入門時亦大風或云初上皇之未出門也金人點兵洗城穴城四壁每壁爲五洞門以通鉄騎取東宮亦然會如期而出乃止

是日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兼權領尚書省吳幵權知樞密院事莫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門下侍郎徐秉哲權中書侍郎李回權尚書右丞馮澥仍舊左丞周懿文自卿除大尹王及之爲都水使者邵溥自侍郎升尚書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未幾時雍等皆落權爲眞正並綉鞓張蓋獨好問出入仍舊頗形憂愧

八日以胡思權戶部侍郎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權戶部尚書前諫議大夫范宗尹仍舊職前吏部侍郎謝克家、兵部侍郎盧襄前中書舍人李擢並落致仕仍舊職李熙靖詹度並權直學士院

是日天漢橋火焚百餘家金人放汴水人情少安至晚又人語喧沸衆大恐頃之都門火二更方息

九日大風遣邵溥使南寨李會北寨報以欲詣軍致謝二帥至門先以狀申回傳令云皇帝不須出門好

治人民。俟要相見。自往請也。使來取金銀及在京鐵。
比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法。御史臺覺察以聞。
十日。軍前斡取宗室而四廂乃移文令坊巷五家爲保。勿得藏匿。都人以爲恨。權戶部尚書胡直孺恐以軍前怪問。遂免州北般運花甲箭等。
是日風雨至夜大作。城中什物並般出京北善利門。朱宗權刑部侍郎。陳師尹權太僕少卿。王及之權都水使者。陳求道別與差遣。葉份權左司郎官。李健權右司郎官。
十二日。虜遣使徑入景靈宮取陳設神御等服物。
田純亮、曹易、李公衍、何作、鮮于可、朱褒等乞致仕。從之。工部侍郎何昌言乞改名善言。從之。
是日手詔。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樞密院官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尙冀有永之圖。迄敉寧於區夏。庶爾多士。共識此懷。令邵溥同郎官四員專一管勾南薰門交納物色。
軍前遣吳幵、莫儔還。
十三日。戶部侍郎押伴虜使入門宴。以馬幷采段予之。虜取宗廟等什物去。

十四日。金人入內藏庫。旨揮應官員磨勘轉官往受差遣。幷合舉叙牽復之類。令吏部、刑部依除限行遣。邦昌有書至軍前曰。冒膺縢禮。願展謝悰。雖歷貢於忱詞。終未親於台表。退增感悚。豈易敷陳。載爲草創之初。實軫怙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煩。念將何以濟於治。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念自入城以來。詢究民間虛實。頗聞罄竭。悉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不虔。仰荷大恩。敢不思愧。雖割膚體。豈足報稱。然念斯民困斃已甚。當圍城若急之久。有比室餓殍之多。欲撫養。即無資澤以厚其生。欲賑給。即乏米粮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剝縱相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其蹐天蹐地。莫救於黎元。曷若歸命竭誠。仰干於鴻造。伏念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之誠。誕布蠲除之惠。幸被始終之德。遂全億兆之生。不報。

十五日。邦昌往青城見二帥致謝。既至。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如不毀趙氏陵廟。減金帛數。存留樓櫓。俟江寧府修繕畢。日遷都之類。虜皆許之。又請馮瀰、曹輔、路允迪、吳幵、莫儔、孫覿、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太學六局官、秘書省官郭仲荀等。皆從邦昌之請也。惟僕射何栗、樞密孫傅、簽書張叔夜、中丞秦檜、侍郎司馬朴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遵回。令舉家北遷。先虜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願回學者聽。猶有八人不歸。皆平日士流不檢者。甘心歸之。禮畢午後回。

十六日。邦昌下令。自今不御殿。不朝百官。引對羣臣於延東殿小軒。言必呼名。飲食居處。不用天子禮。

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理宜廣推恩霈。今四方道路未通。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下項事可先次施行。如常赦所不原者。並與赦放。諸文武官遷秩封敘。舉人推恩。責降人遷敘之類。是日先赦在京。如登極恩數。

虜來督金銀尤急。王廷秀乞致仕。

十八日。頒赦曉示金人朝辭。

十九、二十日。金人朝辭。差邵溥押伴邦昌軍前。陳乞下項事。一乞姓趙。一乞免金銀。一乞限三年遷都。一乞五日班師。一乞以主爲號大楚帝。一乞借金銀犒設。

軍前賫到御批。祖宗創業。幾二百年矣。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能相保。痛哉痛哉。皆因諸公相誤。煩內藏假錢一萬貫。收買下項物。早望出京應副。幸甚幸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春暄付尙書時雍。

金人以前日懇請之故。金銀十分減九。

二十一日。聞軍前差明珠勃堇爲河北路統軍屯於濬州。河窩孛堇爲河東路統軍屯於河陽。令諸軍有不服處。並令斬首關報。卽領兵撫定。

二十二日。差邵溥兼提督京城所措置等。條具開奏。陳求道依舊都水使者。

二十三日。左丞馮澥、簽書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覿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

苟、沈晦、黃夏卿等入門。二使遂入。賫到元帥府書云。自今所取金銀帛。皆是搞軍民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再造。本固未安。慮因徵括之急。重困其民。示諭權止。令出榜曉諭。

二十四日面旨。以大金將退師。令范瓊以依舊充京城內都巡檢使。鄭建雄、王燮依舊充西壁都巡檢司。又各差一員張道辛承忠、李景良、陳恭思爲巡檢。劉衍、張揆、馬千、張元發爲同巡檢。見管人兵。每壁均定。合推人令范瓊申請。

二十五日。有書至軍前。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以備寇。

二十六日。軍前聞報。已諾修城之請。令金軍二十八日下城。且詢工役自備。或欲軍前爲修。是日。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

從事郎胡杞令合人官。差權司農丞考功虞譽乞致仕。周珣、王中美致仕。宣旨。應文武備被旨差權職事。並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能轉官給告如舊制。

二十七日。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岳觀內。望軍前遙辭太上皇帝、靖康皇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其間有號泣不能起者。是日太上皇帝及宗屬隨二太子軍由滑州路去。是日聞南京兵至扈平。軍前使來。問欲盡殺爲復要招安。可將赦書來。張急差申彥臣以宣贊舍人賫手書往。大略告東道總管以不得已及重兵離散。且當退守之意。

二十八日。邦昌詣軍前辭。金人漸下城。令戶部侍郎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賊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

陵而上。盡爲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悉驅而北。舍屋焚燾。東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墳塚無大小。啓掘略遍。郡縣爲之一空。京城被圍半年。斗米二千餘。羊肉斤七千。猪肉四千。他物稱是。細民雖賴官賣柴米自給。然餓莩不可勝數。人多苦腳氣。被疾者不旬浹卽死。病目者卽瞽。蔬菜絕少。虜人據城擷菜。與市人貿易。雖價高而易得。至是椿槐採亦盡。餘枯枝爾。

邦昌聞翁彥國領兵至。以手書與之。封皮云付翁彥國。其中乃邦昌上端朝中丞。亦云不得已。及他日保家屬之語。虜使蕭慶來議以陝西沿邊城寨書界與西夏。懇辭再三。竟不獲命。

是日有書至軍前。以孫傅、張叔夜、秦檜請存趙氏。留眞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心於今日。宜蒙寬宥。使獲旋歸。書乃邦昌親筆。虜不報。遣路允廸、宋彥通、張澂等回。

二十九日。邦昌往青城別二帥。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張出郊拜二酋。見昨日之書。大怒。謂取三人者。豈欲復講前日事耶。於是面語再三。且云今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張懼不能對。申彥臣還云。金人以鐵騎三千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陳氓權軍器少監。

四月一日陰晦。靖康皇帝及從臣隨粘罕軍由鄭州路去。是日金人去絕。勤王師王淵首至城下。內外盡驚。已而續至者絡繹。邦昌方下手書賞賚。時翁彥國駐兵。邦昌嘗遣陳氓賫手書止其來。氓、彥國甥壻也。彥國囚之。幷其從者。虜連數夜焚寨。烈燄亘天。聞金人留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諭四方。其略有云。十三

人鼓舞登城百萬師號呼請命。

陳沖權太僕陳求道權太僕少卿。簽書樞密院曹輔乞宮祠。不允。路允廸轉五官。除觀文殿學士。神佑觀使請給恩數。依前見任執政條例。

二日詹父以孫覿自軍前回。乞罷權直學士院。指揮孫覿日下供職。禮部侍郎譚世勣兼權直學士院。

尚書省牒禮部三省同奉手書。海內承平。垂一百載。生民樂業。豈復知兵。乃者奸臣輕啓邊難。大金再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二帝遷北。中原之大。逾月無君。予適以還歸。橫見推逼。既自殘而弗獲。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郵之達。吏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念。倘不深求於民瘼。豈能安濟於時艱。宜示俯循。用舒墜阨。庶亟臻於寧謐。以終究於遠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赦內官吏。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除放租稅。招免盜賊等事宜。令禮部徧牒施行。赦並與覃恩同。但易赦事字爲手書而已。此書四月方下。作是日行。是日虜人行絕。其行遽甚。以見四方勤王者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朝廷差戶部拘收。象牙一物。至及二百担。他不急之物稱是。秘閣圖書。狼籍泥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書史以來。安祿山陷長安以後。破京師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府庫蓄積。自一旦掃地。

當日差使臣撫諭四方。邦昌遣使見今上。又遣議范訥、錢蓋、趙野、范致虛、翁彥國、劉光世議事。以黎確使趙野。黎、趙甡也。陳戩使彥國。戩、翁之甥壻也。汪湘使劉光世。湘、劉門生也。其它類此。李健乞使翁彥國爲

彥國所拘。又遣使臣去爲朱勝非所囚。城南餘廣。當晚行絕。小民稍稍出城樵採。范訥軍屯雍丘。王淵爲前鋒。是晚方遣三十騎至城下。卽遣人賫絹三十疋就門外勞之。仍呼三騎以入。諭訥以不得已之意。令速來議復辟事。

是日。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御名檄郡邑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凡在率土。世沐湛恩。今陳瀝血之辭。庶獲捐軀之効。邇者上皇禪位。下詔責躬。事出忱誠。人皆惻隱。恭惟皇帝遵養曆邸。十有五年。克勤克儉。博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初。金人大入。許割三鎭。乃肯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疆。乃陵寢之重地。請許賦租之入。以爲歲幣之常。乃曰渝盟。實惟求釁。再操戈而指闕。遂鼓衆而乘墉。至於屈己稱臣。露章引咎。初兵斂不下。詭曰通和。旣邀駕出臨。乃輒留住。且旣已降詔而割地。民畏左衽而拒關。又爲隙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子諸王近臣皆在賊營。恐將北去。考之自昔。未有或然。臣子之心。痛憤徹骨。某昨奉睿旨。充兵馬大元帥。唱義率衆。影從響答。數百萬衆。憤怒而前。內揆人心。可知天意。追逐狂虜。今茲已行。而强抑臣寮。俾僭位號。天怒人怨。曷能安居。除已遣發大兵。糾合諸郡。把隘險阻。焚絕河梁。或迎擊于前。或追躡于後。期於掃淸千里。迎還兩宮。外帥臣監司。郡守縣令。共統驍銳之衆。使堅忠義之心。其撫柔良之民。無忘歸向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奸。或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可究。三辰在上。實聞斯言。檄書到日。曉示軍民。各仰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諲。下京西川陝諸路帥臣監

司者並付宣總司趙野、范訥。

三日右司宋齊愈、吏部陳磷、司勳劉定、司門胡寅、禮部吳懋並乞致仕不允令疾速供職差殿中侍御史黎確、右文殿修撰宋彥通往南京勾當公事日下出門。

是日聞淮寧府教場內築壇歃血爲誓徽猷閣直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江淮荆浙制置發運使翁彥國、祁水使者榮薿等敢告衆士金戎再犯京闕侵侮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己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賊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同盟無徇私懷異無觀覬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効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是日彥國撰文高聲讀示。

四日集百官赴文德殿議尊孟后宣示手書曰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羅網實難逭於刀鋸外逼大國兵火之威內拯黎元塗炭之命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悼於夙宵杵臼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甚明載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朝茲爲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任肆稽成憲爰舉徽章恭惟哲宗元祐皇后徽柔懿恭聰明睿知天作之合早媲德於泰陵王假有家夙母儀於方夏端著紫庭之範具彰彤管之聲雖嘗卽瑤華崇道之居亦既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于靖館積系望

於綿區。今二帝已遷三川方震。匪仰伸於欽奉。則曷賴於儀刑。是用端誠於心。涓日云吉。祇伏私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不號以正名。開別宮而移御。幅員時乂。庶臻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洪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令百官擇日奉册。其應干典禮。合行事件。令禮部疾速施行。當日差謝克家往山東迎大元帥。

五日。自私第迎孟皇后入居延福宮。又差蔣師愈、蔡淋、程巽等賫諭目於康王。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仰惟王慈。必蒙矜憫。昨自燕山九月餘日。金師再舉之後。音不聞耗。至去冬臘月二十日還闕。以今年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凡使回一行。壽留不遣。二月七日。又聞宣金酋之令。遂遷二帝皇太子及太上皇后以下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拜宗室近屬皆出。六宮遂空。既而又欲洗城。焚燒宗廟社稷。百萬生靈。分爲魚肉。俄然俾推異姓。方免屠城。廟社景靈宮乃不燒毀。尋奉少帝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安爲禍福。速招連累。於時公卿大夫。號慟於軍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辟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酋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賫城中文字。與吳孝、莫儔俱至。邦昌則訶責彥宗。又對衆罵城中文武百官爲自免之計。逼人以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曾不如蛇雀。尚知報恩。我若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而退。邦昌遂不復飲食。凡六七日垂死。而百官

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之遷惟有從權且如承當此事卽存宗廟保社稷景靈像設皆得無虞而一城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命可爲後圖豈非忠孝之大也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而壞了後事累及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輔世荷大恩國亡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有在於從權以濟大事故遂忍死於此欲追二帝之遇而報之於殿下也茲幸虜騎已還道路可通故差劉儀曹之壻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承務郎程儗賫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毀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獲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係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間道賫玉寶紐詣行府當別貢陳初夏方暄更乞倍保玉躬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至四月五日邦昌惶恐諮目上復康國大王殿下書至王詢師愈等所以遣來之因師愈曰邦昌先差兩番使臣李輿潘譞等未回間有元帥府探兵入京城邏者得之邦昌問來歷乃知康王在濟州故遣師愈等來何懲曹大周丁彬並權吏部郎官季陵胡寅並權戶部郎官侯懋權都官李士觀兼權都水使者

六日指揮自今月初六日不坐迎陽門於內東門聚三省密院議事何志同等選鋒楊端等三十三人至賞勞甚優

七日令寺觀建乾龍節道場至十三日罷

元祐太后是日受冊稱賀有宗室叔倘者自號四太尉稱皇叔祖城破踰城至是聚數萬衆在南青城下寨因欲入城闈者拒之已而許入叔倘至都堂叱王時雍輩曰當速歸政太后不然縱兵與汝輩周旋

大元帥康王諱目答邦昌。其詞曰。御名諱目上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某前期殞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泪不禁。窮天下之楚毒。不足爲喻。欲使引繩伏刃。而二聖之鑾輿未復。四方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欲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踰百萬。預使邀迎。率皆響應。早夜以覬。聞人音而矍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浹日。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夫將佐。亦皆云爾。今奉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謬。天或悔禍。可冀二聖之復。所諭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眙失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候鑾輿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賊斧。受賜而死矣。氣令漸熱。伏惟均候動止。康裕方寸。方亂修謝不能多及。某諱目上太宰相公閣下。遣使臣成忠郎黃永錫詣邦昌投下。且令觀變。是日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國舅韋淵同賫諱目。邦昌稱臣。其大約曰。封內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喜悅。召吳何飲以酒。賜金甚寵。何向時與王奉使在斡離不軍前。至是日敘舊不忘也。胡唐老、王俁並依所乞與郡。

八日。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一紐。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元帥府察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等。引克家捧寶以前。跪以進王。王謙拒久之。慟哭不受。已而跪受。命伯彥司之。

大母遣其姪孟忠厚賫書來勸進。其詞曰。吾自處道宮。垂三十載。乃者都城失守。二帝北歸。撫事悲摧。實

無生意。忽承朝旨。傳正號名。正惟閑廢之餘。當此危亡之際。冒居寵數。誠亦何心。瀝懇再三。莫之聽許。乃以此月五日入延福宮。而百官建言。請權聽政。願早衰多病。且久去宮闈。豈復能堪朝廷大事。言念趙氏舉宗之盡去。人心思宋之日深。不屬此身。誰當此責。是用夙宵祗勉。相濟艱難。然神器久虛。必須眞主。今中外近屬。惟王一人。矧忠勇英明。四方屬望。入繼大統。非王而誰。已遣馮澥、李回告王。傳序之意。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吾嬰茲重負。旣付托得人。當便辭機務之煩。以就安閑之適。今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親承動靜。幷道吾意。夏初微暑。更愼保護。四月癸日大母致書元帥大王。

奉議郎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胡犯順。刼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氏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尙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人未遠。因循不能亟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臣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后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了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再生。無以復加。如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就戮。伸有死

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

九日。追收僞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曰。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

追回諸路赦文。並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行。潛溟渤、李回爲奉迎使副。

十日。邦昌避位。王時雍呂好問、徐秉哲、李回、吳幵、莫儔等奏乞各還舊職。奉太后聖旨依舊。且兼權領職事。

韋壽隆乞罷給事中。以徽猷閣待制宮祠。

周懿文乞還大理卿。奉聖旨依舊。且權開封府尹。

將作少監蘇徐慶兵都郎官唐恕。太常丞唐元衡乞致仕。不允。

十一日。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百官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犀帶魚袋。獨班行歸兩府幕次。

十二日。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仕。不允。

十三日。王琮言。昨任左司員外郎。暫權吏部侍郎。今三省密院官見帶舊職。兼合取指揮。奉聖旨。與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劉參除直秘閣知鄭州。

奉迎使尚書左丞馮澥、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至自京師。以元祐皇后詔書來曰。吾以薄德。罹此多艱。雖救時敢愛於髮膚。而昧道若臨於淵谷。顧邦基之攸賴。繫神器之有歸。比遣使軺。往馳瞽牖。蓋上天之眷

命。實四海之傾心。諒惟撥亂之姿。已定興王之業。方長嬴之應序。宜祉福之具膺。竚來御于法宮。以誕揚於丕號。舉欣攸屬。遐想增懷。故茲書示。想宜知悉。

十四日。元帥樞初至京師。都人感泣。已而副元帥宗澤、東南道總管趙子崧皆揭榜以安人心。

侍御史胡舜陟乞外任差遣。不允。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俁知江州。胡唐老知無爲軍。

十五日。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詢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至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數運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嵩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唯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用底不平。因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志。

康王劄子。比金賊邀請二聖北去。當府已星夜措置邀迎外。勘契金賊先於三月初七日。抑逼宰臣張邦昌僭稱僞號。今來邦昌已歸寶退避。自三月所有八日以後稱中旨面旨事。並不得施行。差到官不許放上。如有闕官師。開具狀申。以憑差官塡闕施行。兼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稟當府與決。如有奸詐僞冒可疑文字。並不得施行。繳連供申。

十九日兵部郎官唐恕差知復州
二十日元帥康王榜當府先爲京城失守伏聞車駕幸賊寨慮墮奸謀預令河北河東州軍及忠義民兵結集准備後聞金賊邀請二聖北去臣子之心痛徹骨髓便欲自戕念二聖未還又不敢死除已嚴督兩路州軍並結集到兵馬許以封王建節盡令邀迎車駕務保萬全已皆應響數近百萬當府見星夜督責外訪聞都城軍民一體忠義自二聖出郊日夕迎望以至燃頂煉臂精誠激切久遭賊困百貨匱竭念此憂憫寢食不遑契勘東南入京舟船多在淮楚賊馬雖退州軍皆未肯放行當府自四月初已累行下令將應客旅米穀舟船等催促放行入京幷官調亦已催促進發務濟都城闕乏仰安業守待無或流散曉示各令知悉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款謁宗廟竊恐謙虛退托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幷遣百官前去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幾車駕早至闕下奉聖旨依奏
二十一日起發濟州宿新興店
二十二日康王次單州
二十三日康王次虞城縣張邦昌劄子伏見謝克家自元帥府回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單父經至南京即藝祖受命之邦嗣王朝無疆之歷天人合應以啓中興凡在臣民不任抃蹈所有合排辦興輦仗衞

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赴南京以候册立禮畢遂開朝廷以出號令臣猥以駑下承乏宰司當躬率百司赴行在所欲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其一行事務並已行下所屬排辦欲乞差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充勾當公事伏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是日有司令開封府少尹父老僧道舉人等詣行在奉表勸進

二十四日康王次應天府

康王榜近者金師深入奄及郊畿京師失守二聖播遷欲立異姓覆我宗社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艱危因是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洙慮百官將士并諸色人倘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

二十五日在京應奉官司分一半官吏至南京接駕

是日張邦昌王時雍等帥官吏出門

二十四日司門員外郎宋彥通除右文殿修撰

二十八日司農卿胡恩乞罷權戶部侍郎奉聖旨依

胡交修除集英修撰知湖州

五月一日今上即位

西夏事略

王傅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西夏事略

宋王　稱撰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思恭者。鎮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世有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諫爲節度使。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彝昌爲其將高宗益所殺。而仁福立。不知於思諫爲親疏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彝超立。彝超卒。弟彝興立。彝興當五代之際。爲中書令。封西平王。周世宗時。加太保。恭帝加太傅。宋興。加太尉。太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將禦之。承鈞去。彝興貢戰馬。太祖命玉工琢帶賜之。問其使腰圍大小。使言彝興腰圍洪大。如合抱之木。太祖曰。汝帥眞福人也。卒。追封夏王。子克叡立。卽以爲定難軍節度使。卒。贈侍中。子繼筠立。太宗征太原。繼筠遣將渡河。掠寇境。以張軍勢。逾年而卒。弟繼捧立。繼捧初爲牙內指揮使。嗣繼筠爲留後。太平興國七年來朝。以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入歸。太宗嘉之。繼捧願留京師。太宗遣使詣夏州護繼捧親屬赴闕。以繼捧爲彰德軍節度使。徙鎮崇信。又徙感德。初繼捧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乃率衆爲寇。奔入蕃族地斤澤以叛。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夜發。掩襲地斤。繼遷遁去。獲其母妻。繼遷因詐降。誘殺光實。時朝廷屢發兵討繼遷。繼遷益侵擾邊境。太宗用宰相趙普之策。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召赴京師。賜姓趙氏。名保忠。以爲定難軍節度使。賜予甚厚。保忠至鎮。卽言繼遷悔過歸款。太宗以繼遷爲銀州刺史。然繼遷實無降

心。復爲寇。保忠來乞師。太宗遣翟守素討之。繼遷皇懼。奉表歸順。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又以其弟繼忠爲綏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保甫。是歲保忠遣使來獻海東青。太宗曰。朕不事畋遊也。還之。保忠爲保吉所誘。陰與之合。來寇靈州。太宗命李繼隆討之。保忠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太宗怒。督繼隆進軍。及王師壓境。保忠反爲保吉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裕襲其將。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被髮。騎駿馬遁。僅以身免。資財器用。悉爲保吉所奪。保忠夜還城中。爲大校趙光嗣幽於別所。明旦開門迎王師。繼隆擒保忠以獻。太宗赦其罪。以爲右千牛衞上將軍。封宥罪侯。後數年而卒。太宗下詔隳夏州。居民並遷於綏、銀等州。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爲李繼遷。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貢。且謝遣。又上表待罪。因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太宗遣內侍齎詔諭之。賜以器幣。繼遷遣親校張浦以良馬橐駝來貢。太宗遣使齎詔諭旨。欲授以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太宗以張浦繼遷謀主也。留之京師。以爲鄭州團練使。初。朝廷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清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地。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文寶建議禁烏白池青鹽。以困繼遷。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繼遷寇清遠軍。命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繼遷遂窺靈州。太宗怒。復命李繼隆出環州。凡五路出兵。抵平夏。繼隆出師。行數日不見賊。引軍還。而諸將與賊鳥白池大小數十戰。繼遷遁去。太宗崩。繼遷乃遣使修貢。求領藩任。真宗許之。復賜以姓名。拜定難軍節度使。敕諸將勿加兵。以其子德明爲行軍司馬。未幾。復寇邊。屢爲六谷都首領潘羅支所擊。又寇清遠軍。七日而陷。又陷靈州。繼遷率衆入

西涼府。潘羅支僞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景德元年。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三十里而死。德明遣使來貢。明年上表歸款。且言保吉臨終祝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未許。則連表祈請。眞宗嘉之。以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終其身三十餘年不敢窺邊。德明累遷至太傅。封夏王。其子元昊性兇鷙。多猜忌。曉浮圖學。通漢文字。既長。數勸德明反。德明曰。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汝無負天子也。吾嘗從事於兵。勞苦萬狀。第自困爾。德明嘗攻陷甘州。拔西涼府。德明死。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景祐元年。寇環慶路。殺掠居民。下詔約束之。是歲。僞改年爲開運。更曰廣運。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殺其母。而山喜之族皆沈於河。遣使來告哀。元昊攻唃厮囉。陷瓜、沙、肅三州。蕃得河西之地。將謀叛。恐唃厮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又改元曰大慶寶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册。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禮法延祚。明年。遣使來告卽位。詔削奪元昊在身官爵。除屬籍。有能執元昊來獻者。授定難軍節度使。元昊又遣人齎嫚書納旌節。康定元年。寇金明砦。執李士彬攻安遠砦。遂攻延州。劉平、石元孫來援。戰于三川口。陷賊中。未幾。寇鎭戎軍。慶歷元年。寇渭州。任福戰敗于好水川。轉寇河東。陷豐州。二年。遣前所執寨門砦主高延德求通和。范仲淹爲書以禍福諭之曰。國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後。中外上言靈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益關中之力。以圖收復。眞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遠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同金石。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大夏。眞宗皇帝於是時也。有天地之

造焉。今大王青春襲爵。不知眞宗皇帝有天地之造。違先君之誓書。不避本朝。竝建大位。累遣使人。告于朝廷。中外之人。莫不驚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皆不戮而還。假有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于大王哉。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面諭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不愛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一而陳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當從本國風俗。何得與天子作儀。名豈正而言豈順哉。徒使瘡痍百姓。傷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遠來。惠然留意。何樂如之。但議論未順。文字未正。不敢聞於朝廷。大王果能以愛民爲意。言當時之事。由於衆請。莫過於此。謝於朝廷。朝廷必當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賢哉。如衆多之情。終不獲辭。則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尙有可稽。又於本國言語爲便。亦不失其貴矣。貢奉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邊蕃之人。復見大康。又大王之國財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也。大王幸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其若不聽。他日雖有請於朝廷。必有噬臍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擇焉。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而嫚辭如故。龐籍言諸路皆傳元昊

爲西蕃所敗。又野利族內叛。黃鼠食稼。天大旱。其國內旣多憂虞。必爲納款之計。遂令保安軍檄野利旺榮。且言旺榮方總靈夏之兵。儻陰圖內附。卽當以西平茅土分策之。种世衡亦遣王嵩以棗及畫龜遣之。諭以早歸之意。旺榮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符疑其詐。留之。後數月果大舉。而葛懷敏死于定川。籍召文貴責以大義而釋遣之。文貴去。逾月復來。旺榮與弟旺令嵬名壤臥譽諍三人列名爲書。欲議罷兵。然未肯削去僭號。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安可逆天東。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朝廷。明年。遣其臣賀從勗與文貴俱來。稱男邦兒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籍以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今名體未正。未可許。遣邵良佐等更往議之。四年。曩霄遣使來稱臣。稟正朔。遂册爲夏國王。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聽自置官屬。使至京師。許就驛貿易。燕坐朵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禁青鹽生屬戶蕃部更不得相侵犯。歲賜絹銀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如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自後復修貢職爲常。初元昊之叛也。朝廷命夏竦、范雍經度邊事。後以范仲淹、韓琦經略而元昊臣其年契丹夾山部落保家族八百戶投之。契丹宗眞使人追索曩霄留不遣。宗眞遂親將至境上。各據一山。嚴兵相待。曩霄奉卮酒爲壽。大合樂。仍折箭爲誓。及罷。契丹劫曩霄。曩霄覺。以兵拒之。大敗契丹。宗眞領數騎東走。縱其去。曩霄用兵多詭計。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輒誅殺之。盡更先世所爲。居室衣冠文字。而國中數有叛者。曩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曩霄凡七娶。一曰母米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四曰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野

利、遇乞妹也。生三子。次曰嘗甯哥。貌類曩霄。以爲太子。曩霄復納沒啰氏女。野利之族有怨語。曩霄遂殺野利遇乞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言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憐之。下令國中爲訪其族人。得遇乞妻沒藏氏。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遇乞妻爲尼。號沒藏大師。生諒祚。六曰耶律氏。七曰沒啰氏。初欲納爲嘗甯哥妻。曩霄見其媳而自取之。號新皇后。嘗甯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廬爲訛龐所殺。訛龐、沒藏氏之兄也。曩霄遂囚劓創死。年四十六。方沒藏氏出爲尼也。既娠而曩霄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嘗令。訛龐以夏有國以來。父死子繼。委哥嘗令非子。而沒藏尼有娠。幸而有子。足以爲嗣。後二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沒藏氏爲太后。於是政在沒藏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靖康要錄及其他一種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何錦乾）

G一八九四上

平